

四川才子 郭沫若的愛與恨 (六)

●巴 山

女神表現純真感情

膾炙人口的自然詩

現選錄一首郭沫若的自然詩，供欣賞：

我本是一滴的清泉呀，
我的故鄉，
本在那峨眉山的山上。
山風吹我，
一種無名的誘力引我，
把我引下山來；
我便流落在大渡河裏，
流落在揚子江裏，
流過巫山，
流過武漢，
流過江南，
一路滔滔不盡的濁湖，
把我沖蕩到海裏來了。

浪又濁，
漩又深，

味又鹹，

臭又腥，

險惡的風波，

沒有一刻的寧靜；

滔滔的濁浪，

早已染透了我的深心。

我要幾時候

才能恢復我的清明喲？

——郭沫若在《黃海中的哀歌》

早期優美的自然詩

郭沫若早在童年時期就深受中國古典詩歌薰陶和四川民間文藝的影響。郭沫若在《序我的詩》中回憶道：「《詩三百首》、《唐詩三百首》、《千家詩》等，我在六、七歲時已經唸得透熟。唐人司空表聖的《詩品》讀得最早，在五、六

歲發蒙的時候，我頂喜歡它。我要承認，一直到現在，我的關於詩的見解大體上還受着它的影響的。」他又說，作為生活在峨眉山地區富足家庭的兒子，「農夫耕耘時常唱秧歌，我覺得好聽。撐船的人和拉繆的人發出欸乃的聲音，我佩服他們有力氣，冬天不怕冷。」由於優越的家庭教育，優美的自然風光以及豐富的民間歌謠的陶冶，童年的郭沫若就寫過優美活潑的《山村即景》和《茶溪》這樣的古體詩。

自然詩作為一種特定的詩歌類型，在晉宋時代開始形成。這時，著名的山水詩人是陶淵明、謝靈運、謝朓；到唐朝王維、孟浩然等人的創作，使自然詩進入了成熟期。唐代的大詩人李白、杜甫，雖不以山水詩而享有盛譽，但他們的自然詩也相當精彩而且數量可觀。

郭沫若的自然詩重在寫景，如他在青年時代寫的《晨發嘉州返鄉舟中賦此》從寫景、抒情和處理情景關係方面繼承了古代山水詩的傳統基礎上，更接近於李白。

郭沫若曾經說過，他青年時期「對於自然的觀念，是以純粹東方情調為基音的」。這種「東方情調」構成了郭沫若早期自然詩的「基音」。所謂「東方情調」，主要是指中國的傳統文化，特別是莊子思想和陶淵明、王維、孟浩然、李白等人的詩歌影響，同時也受到印度詩人泰戈爾的影響。郭沫若多次說過，他從幼年時期便喜歡讀《莊子》，「迷戀過他（莊子）的思想。他的淡泊的生活，對於我尤具有過相當強韌的引力。」郭沫若作為開一代詩風的傑出詩人，他的自然詩和他的其他詩歌一樣是時代的產物。

詩歌的搖籃和產床

郭沫若《女神》集裏的自然詩，一向引人注目。他的《女神》和《星空》兩本詩集中，自然詩佔的比重很大。這些詩，構思精巧，憧憬迭出，既有深動的畫意，又有濃郁的詩情，具有獨特的創造性和浪漫主義特色。早在「五四」運動時期，就有人稱郭沫若是「自然歌頌者」，很推崇他那些歌詠自然的詩篇。今天說來，那些詩仍給人新穎綺麗，長春不凋之感。

郭沫若青年時代的許多歲月是在日本度過的，對日本秀麗的島國風光，大大激發了他的詩情。「五四」前後，他在日本福岡的博多灣居住了五年，郭沫若稱之為「第二個故鄉」。明媚的博多灣、箱崎神社和以梅花聞名的太宰府等地，更使他心迷神醉，處處留下了他的腳跡。他每當課餘和假日，便在梅花樹下吟歌，在海濱沉思默想；面對浩瀚的大海，看日出日落、月圓月缺、雲

起雲飛、豪放高歌，激起過他許多詩情。郭沫若在《淚痕》一詩中有過這樣的描述：

這是我許多思索的搖籃，

這是我許多詩歌的產床。

我忘不了那淨朗的樓頭，

我忘不了博多灣裏的明波，

我忘不了志賀島上的夕陽。

我忘不了十里松原的幽閑，

我忘不了網屋汀上的漁網。

從這首詩裏可以看出郭沫若對這裏的一切是多麼眷戀、多麼難忘啊！

當我們朗讀《女神》和《星空》時，總覺得其中有惠特曼式的坦率、奔放，又有屈原式的飛騰、斑斕和李白式的瀟灑、飄逸。在這裏以《太陽禮贊》為例：

青沉沉的大海，波濤洶湧着，
潮向東方。
茫茫萬丈地，將要出現了哟
——新生的太陽！
——新生的太陽！
天海中的雲鳥都已笑得來火一樣地
鮮明！
我恨不得，
把我眼前的障礙一概劃平！
出現了哟！出現了哟！
耿晶晶地白灼的圓光！
從我兩眸中有無限道的金絲向着太

陽飛放。

太陽哟！我背立在大海邊頭緊顧着

你。

太陽哟！你不把我照得個透明，

我不回去！

太陽哟！你請永遠照在我的面前，

不使退轉！

太陽哟！我眼光背開了你時，

四面都是黑暗！

太陽哟！你請把我全部的生命照成

道鮮紅的血流！

太陽哟！你請把我全部的詩歌照成

些金色的浮漚！

太陽哟！我心海中的雲鳥也已笑得

來火一樣地鮮明了！

太陽哟！你請永遠傾聽着，傾聽着，

我心海中的怒濤！

郭沫若通過歌詠自然，表現了他對生活的熱愛和對自由的渴望。他總是把自然寫得那麼明媚，那麼自由，那麼歡暢。請看郭沫若在《光海》長詩中用了七節六十六行進行咏唱中的一節：

無限的大自然，
成了一個光海了。
到處都是生命的光波，
到處都是新鮮的情調。
到處都是詩，

到處都是笑。

海也在笑，

山也在笑，

太陽也在笑，

地球也在笑，

我同阿和，我的嫩苗，

同在笑中笑。

全詩是這樣的生機勃勃，自然奔放，充滿了健康的情調，洋溢着生活的喜悅，確實使人感到輕鬆愉快。

郭沫若通過歌咏自然，在他的詩篇中表現突出的，主要是對大自然的無窮創造力的頌贊。他在一九二〇年六、七月間所作的《金字塔》這首詩中，寫出了夕陽下的金字塔及其周圍的自然景色，整個畫面莊嚴肅穆。現摘出《金字塔》之二，請讀者賞析：

左右翁鬱着兩列森林，
中間流淌着一個反寫的「之」字，
流向那晚霞重疊的金字塔底。
偉大的寂寥哟，死的沉默哟，
我凝視着，傾聽着……

三個金字塔的尖端
好像同時有宏朗的聲音在吐：
創造哟！創造哟！努力創造哟！
人們創造力的權威可與神祇比伍！
不信請看我，看我這雄偉的巨製罷！
便是天上的太陽也在向我低頭呀！

哦哦，淵默的雷聲！

我感謝你現身的說教！

我心海中的情濤也已流成了個河流

流向你了！

森林中流淌着的「之」江可不是我

嗎？

郭沫若在這首自然詩中，處處都能聽到「淵默的雷聲」，就是要創造、創造、努力創造，創造一個新社會、新國家、新世界！這是「五四」精神的聲音，這是億萬民衆的聲音，是「五四」精神的生動體現。

以自然為題寫詩多

郭沫若以自然為題材的詩更多，如《星空》中的《靜夜》、《南風》、《白雲》、《新月》以及未編入詩集的《夕陽時份》、《自然》、《瘦死的春蘭》等等。

現列舉郭沫若於一九二三年八月所作的《瘦死的春蘭》一詩，從中可以看到作者對自然的贊頌與對現實的反抗完全交融在一起：

囚牢般居室的庭前，
瘦死了兩盆春蘭；
春風吹不到它們的命根了，
只剩下稿敗的殘葉兩三。
稚兒們每日地運水灌溉，
好像是慈愛的母親哺育乳嬰孩。
我昨夜看見那兩盆春蘭，

竟自青蔥簇湧地蘇活了轉來。

啊，囚牢般居室的庭前，

蘇活了兩盆春蘭——

但到這快樂的幽夢醒時，

依然見稿敗的殘葉兩三！

咏海詩創造新境界

談到郭沫若自然詩的藝術特點，就感到他重在抒情，處處表現了詩人的純真感情和真實的人格、濃鬱的抒情色彩。他對自然詩的愛是深沉的、濃厚的、多方面的；他愛自然的壯美，也愛自然的幽遠、愛自然的歡樂、奔騰；愛自然的恬適、清寧。如在《海舟中看日出》這首詩裏，詩人以旁觀者的身份觀日出，把將昇起的太陽和他自己融為一體，共同為光明和新生而進行拚搏。現將全詩附後：

鉛的圓空，
藍靛的大洋，
四望都無有，
只有動亂、荒涼，
黑汹汹的煤煙
惡魔一樣！
雲彩染了金黃，
還有一個爪痕露在天上。
那隻黑色的海鷗
可要飛向何方？
我的心兒，好像

醉了一般模樣。

我倚着船欄，

吐着胆漿……

哦！太陽！

白晶晶地一個圓階！

在那海邊天際

黑雲頭上低昂。

我好容易才得盼見了你的容光！

你請替我唱着凱旋歌嘯！

我今朝可算是戰勝了海洋！

又如他在《夜步十里松原》一詩中，在那十里松原裏漫步，「遠遠的海中島影昏昏，如像是，還在戀着他昨宵的夢境」。這種情景交融、色彩絢麗的辭句，給詩歌增加了巨大的魅力。在《夜步十里松原》中他寫道：

海已安眠了。

遠望去，只看見白茫茫一片幽光，

聽不出絲毫的濤聲波語。

哦，太空！怎麼那樣地高超，自由，

雄渾，清寥！

無數的明星正圓睜着他們的眼兒，
在眺望這美麗的夜晚。

十里松原中無數的古松，

都高擎着他們的手兒沉默着在贊美

天宇。

他們一枝枝的手兒在空中戰慄，

我的一枝枝的神經纖維在身中戰慄。

郭沫若的《女神》詩集中於一九二〇年四、五月間寫的《新陽關三疊》，是寫日落的詩。由於詩人的奇思妙想，借用唐代詩人王維作的一首送別友人西行的《陽關三疊》的詩意來送別即將入海的太陽，同時也寄托他思親懷友的情思。詩中寫道：

一

我獨自一人，

坐在這海岸邊的石樑上，

我要歡送那將要西渡的初夏的太陽。

汪洋的海水在我脚下舞蹈，

高伸出無數的臂腕待把太陽擁抱。

他，太陽，披着件金光燦爛的雲衣，

要去拜訪那西方的同胞兄弟。

他眼光耿耿，不轉睛地，緊覷着我。

你要叫我跟你同路去嗎？太陽嘯！

二

我獨自一人，

坐在這海岸邊的石樑上，

我在歡送那正要西渡的初夏的太陽。

遠遠的海天之交湧起薔薇花色

的紫霞，

中有黑霧如煙，仿佛是戰爭的圖畫。

太陽嘯！你便是顆熱烈的榴彈嘯！

我要看你「自我」的爆裂，

開出血紅的花朵。

你眼光耿耿，不轉睛地，緊覷着我，

我也想跟你同路去嘯！太陽嘯！

三

我獨自一人，

坐在這海岸邊的石樑上，

我已歡送那已經西渡的初夏的太陽。

我回過頭來，四下地觀望天宇，

西北南東到處都張掛着鮮紅的雲旗。

汪洋的海水全盤都已染紅了！

Bacchus ①之羣在我面前舞蹈！

你眼光耿耿，

可還不轉睛地緊覷着我？

我恨不能跟你同路去嘯！太陽嘯！

(註①希臘神話中的酒神)

郭沫若《女神》裏的自然詩以新的藝術境界表現新的題材、新的內容。中國古代第一首具有完整形態的山水詩是曹操的《觀滄海》，這首詩細緻地寫了大海的景像。奇怪的是，以後繼續寫海的詩却很少見。中國著名散文家冰心就曾借她作品中的人物發出這樣的慨嘆：「中國的詩星，咏海的真是不多；可惜這麼一個古國，上下數千年，竟沒有一個『海化』的詩人」。郭沫若雖算不上是「海化」的詩人，但他咏海的詩句，却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境界。

留日十年攜妻兒回國

《女神》之後的新詩篇

現將郭沫若離別日本時所作詩中的一首，介紹給大家：

別了，低回的情趣！

別要再來纏繞我白熱的心臟！

你個可憐的撲燈蛾，

你當得立地燒死！

別了，虛無的幻美！

別要再來私扣我鐵石的心扉！

你個可憐的貴笑娘，

請你嫁給商人去者！

別了，否定的精神！

別了，纖巧的花針！

我要左手拿着《可蘭經》，

右手拿着劍刀一柄！

——見一九二三年六月郭沫若作

《前茅·力的追求者》一詩

泛神思想轉換途中

不行醫的醫學博士

繼《女神》之後，郭沫若的第二本詩集是《星空》。《星空》出版於一九二三年，收一九二一年《女神》以後到一九二二年底的詩作三十四首。當時，時代正處於「五四」後的退潮期，國

內的文藝運動「幾乎把鼓吹的力都消盡了。」而郭沫若思想上充滿矛盾和苦悶的時期。

郭沫若一九二三年三月，在日本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畢業了，從而結束了為期十年的留日生活，並獲得了醫學博士學位。同年四月二日，他攜帶安娜和三個孩子，由日本回到上海，住哈同路民厚南里。可是，他並沒有去行醫，也沒有應朋友之邀去大學任教，也沒有回故鄉四川；而是繼續編輯《創造》季刊併和成仿吾、郁達夫一道又出版了《創造月刊》、《創造週報》和《創造日》。因為《創造週報》推動了新文學運動的迅速發展，引起了社會各方面的關注。由於郭沫若的文藝思想是以「泛神論」的「個性解放」為基礎的，所以在《女神》中所追求、所渴望的那種美好的理想，在「五四」退潮後，遭到了一次又一次的打擊和幻滅，心靈受到嚴重的創傷。「我從夢中驚醒了。幻滅的悲哀啊！」他的個性主義思想，由於失去時代的鼓舞和民衆革命浪潮的推動，使他感到格外孤獨和空虛。

一九二四年初，由於創造社幾位主要成員生活思想的變化，成仿吾去了廣州，郁達夫到了北京，《創造社》實際上已基本停止活動。這時郭沫若個人經濟壓力越來越大；在日本時，每月有五十多元的官費可以勉強養家餬口，現在一切收入都沒有了。他經常為一家五口人的生活發愁；實在生活不下去了，安娜只好帶着孩子們在二月中旬首先折回日本福岡；四月初，郭沫若孤身一人也來到福岡。

郭沫若回顧他在「五四」高潮中所表現出的

那種勇猛的反抗精神、烈火般的熱情已經消滅了。在《星空》裏已經沒有產生《女神》時的「那種火山爆發式的內發情感，只有退潮後的一些微波，或甚至是死寂」。在他《星空》中的《獻詩》裏，詩人從「閃爍不定的星辰」中，看見了「鮮紅的血痕」、「淨朗的淚晶」，從「那可憐的幽光之中」，看出了「深沉的苦悶」！他寫道：

我看見一隻帶了箭的雁鵝，
啊！它是個受了傷的勇士，
它偃臥在這莽莽的沙場之時
仰望着那閃閃的幽光，
也感受了無窮的安慰。

在《大鷲》裏，詩人又把自己比做「囚在龐大的鐵網籠中」的「大鷲」，他寫道：

西比利亞的大鷲！
你大比肥鵝而瘦，
你囚在個龐大的鐵網籠中，
籠中有一隻家兔，兩匹馴鳩！
西比利亞的大鷲！
你喙如黃銅，爪如鐵鉤，
你梭眼望着天空，
拍拍地鼓着翅兒怒吼。
西比利亞的大鷲！
你不搏家兔，不擊馴鳩，
你是聖雄主義的象徵喲，
哦，西比利亞的大鷲！

五四退潮後的微波

郭沫若在一九二二年四月和次年暑期，曾兩度回國。他見到上海的悲慘景象而「眼兒淚流」、「心而作嘔」，還只是「幻滅的悲哀」的開始。到了一九二二年九月，他的失望和愁苦更加深沉了，詩人的戰鬥熱情已經消退了。他想脫離污濁的現實，逃向那「青青的天海」。九月三日，郭沫若懷着一腔的惆悵，離開了「風吹雨打的故鄉」前往日本。當輪船在黃昏時的海面上行進時，他寫下了這樣的詩句：

彷徨，彷徨，

欲圓未圓的月兒

已高高露在天上。

曠渺無際的光波！

曠渺無際的海洋！

大海平鋪，

大船直往。

我願我有限的生涯，

永在這無際之中彷徨！

當輪船駛近海岸時，他說：「陸地已近在眼前了嗎？轉令我心中不快。」天呀，出路在那裏？他感到茫然，「仰着星光禱告，禱告那青春時代再來！」其實是不可能再來了，只有奮鬥才是唯一的出路。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八日，郭沫若寫了一首長詩，叫《洪水時代》，共六節七十二行。在第六節中寫道：

哦，皎皎的月輪
早被稠雲遮了。
浪漫的幻景

在我眼前閉了。

我坐在岸上的舟中，

思慕着古代的英雄；

他那剛毅的精神

好像是近代的勞工。

你偉大的開拓者喲，

你永遠是人類的誇耀！

你未來的開拓者喲，

如今是第二次的洪水時代了！

這首詩說明了郭沫若在失望和苦悶的時候還要同社會進行鬥爭的動力，對今後的鬥爭仍抱着希望。一九二二年十月，郭沫若從上海回到日本福岡不久，看到博多灣畔陳放着無數從臺灣運來的木材，他情動於衷的寫下這首愛國詩：

我從前是青蔥蔥地

懷抱在慈母之懷，

如今被人斫伐了，

飄流在這兒海外。

可是我胸中的烈火，

是永遠不會消散；

我縱使化石成塵，

我也是着火即燃。

我暫且忍辱負重，

在此替神像建築迴廊；
有朝天火飛來，

我會把神像一齊燒葬！

顯然可以看出，郭沫若胸中的火種併沒有熄滅，只是暫時壓抑着罷了，一旦碰着了火花，就會立即燃燒起熊熊的大火。

《星空》，迷惘中的尋求

無立足地火種未熄

郭沫若在《星空》集中有一篇，題為《天上的市街》，寫於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四日。這首詩描繪了一幅美妙的天上的畫圖，頗有郭沫若的奇想，色彩絢麗，十分動人。現摘錄於後，供讀者欣賞：

遠遠的街燈明了，

好像閃着無數的明星。

天上的明星現了，

好像點着無數的街燈。

我想那縹渺的空中，

定然有美麗的街市。

街市上陳列的一些物品，

定然是世上沒有的珍奇。

你看，那淺淡的天河，

定然是不甚寬廣。

那隔河的牛郎織女，

定能夠騎着牛兒來往。

我想他們此刻，
定然在天街閒遊。

不信，請看那朵流星，
那怕是他們提着燈籠在走。

郭沫若的這首詩妙極了，使人如同置身仙境。這首詩沒有《星空》中其他一些詩低沉的、情緒哀傷的、綿弱的現象；它洋溢着樂觀的情緒。郭沫若後來稱它是：「退潮後的一些微波，或者甚至是死寂」的反映。

反過來再看《星空》中的一些低沉、哀傷的詩歌，如在《仰望》中，詩人寫道：

污濁的上海市頭，
乾淨的存在

只有那青青的天海！

污濁了我的靈魂，

你看那天海中的銀濤，

流逝得多麼愉快！

一隻白色的海鷗飛來了。

污濁了我的靈魂！

你乘着它的翅兒飛去罷！

這首詩把郭沫若當時的心情表現得十分鮮明：世間是污濁的，沒有他的立腳之地；乾淨的地方只有那青青的天海，他的靈魂要向那兒飄然飛去。再請看《吳淞堤上》這一詩寫道：

一道長堤

隔就了兩個世界。

堤內是中世紀的風光，

堤外是未來派的血海。

可怕的血海，

混沌的血海，

白骨翻瀾的血海，

鬼哭神號的血海，

慘黃的太陽照臨着在。

這是世界末日的光景，

大陸，陸沉了嗎！

郭沫若勾畫了當時上海是「冒險家的樂園」的可怕情景，向帝國主義和一切吸血鬼噴發出满腔怒火；這種深沉的愛國主義感情和壓抑着的悲憤貫穿在《星空》的每一首詩裏。郭沫若說過，《女神》之後，他的寫詩思潮，充滿了矛盾和迷茫情緒，所以就寫不出《女神》那樣熱情奔放，振奮人心的作品。

轉換過程中的寫作

一九二四年四月初，郭沫若回到日本福岡，全家五口人的生活十分困難。在此情況下，他在日本飄流了七、八個月。他用五十多天時間，譯完了日本著名經濟學家河上肇博士的《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約二十多萬字的著作，後又翻譯了《新時代》一書；在翻譯過程中使他發生了巨大的轉變。同時，他加強了寫作，他寫了小說、戲劇（如《塔》中的五篇小說）和散文集《橄欖》、《除》、《漂流三部曲》外的全部。郭沫若這時期的小說，多數同《漂流三部曲》一樣，以作者第一人稱爲主人公，用隨筆式記述他的生活際遇和思想

感受，如《行路難》，就是他在異國漂流的實錄，是他一家人在經濟重壓下掙扎的殷殷血淚的記號。作者借助他所遇到、見到、聽到和想到的事物抒發情感。他得了一筆稿費便決定去溫泉療養，併特意爲全家購了二等車票，想叫那些一向瞧不起他的富人知道：郭沫若是坐得起上等車的人。那知上車一看，又感到後悔了；因爲二等車廂的乘客都衣着華麗，而他全家的穿着却寒酸可憐。他想出一個辦法，即故作姿態地連安挪送給他的雞蛋都不願吃，使人覺得他是有錢的人。但又想到這太虛偽；因而從內心裏痛恨那些有錢的人，那些暴發戶，他覺得是他們把社會腐蝕了。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六日，郭沫若和妻兒一起又回到上海，借住在環龍路四十四弄裏的一間小房裏。十二月一日，郭沫若獨自一人前往宜興去調查浙江軍閥盧永祥和江蘇軍閥齊燮元在江蘇境內的劇烈戰禍。在一週的時間內，他先後到獨山、藍右、懸脚嶺等農村，目睹了軍閥混戰所造成的悲慘景象。郭沫若通過這次調查才醒悟到中國人民正處在水深火熱之中，從而加速了他的思想轉變。作爲這次調查實錄的《尚儒村》和《到宜興去》，清楚地表明了這點：他說：「中國的事情要搞好，我想還要請『丘八』來才行！殺！殺！要殺得一個血海橫流，我們中國或許還有些兒補救呀！」

一九二四年底和一九二五年初寫的《水平線下》中的六篇作品，即：《到宜興去》、《尚儒村》、《亭子間中》、《後悔》、《湖心亭》和《矛盾的調和》。《水平線下》，是郭沫若在思

想轉換過程中寫出的。到一九二五年五月，爆發了「五卅」運動。這是偉大的愛國反帝運動，它標誌着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潮。帝國主義屠殺中國人民激起了廣大民衆的憤怒和鬥爭，這場運動中許多同胞被英國兵槍殺。郭沫若在由他起草的《四川旅滬學界同志會五卅案宣言》中說：

「五卅慘劇，英國人殘殺我無數的同胞，激起我們空前的民氣；我們悲憤泣血之餘，亦閃出希望的光輝，覺得我們中華民族尙屬大有可爲。我們的國家，素號爲睡獅，到這時候是真正醒了。」

呼喚革命的《前茅》詩

郭沫若的第四部詩集是《前茅》。《前茅》共收短詩十五首，出版於一九二八年初，其中大部份是一九二三年前後《創造週報》時期的作品。從創作時間上來說，是緊接在《星空》之後；就詩人的思想發展和詩的內容來看，又可以以一九二三年四月詩人畢業回國爲界，分爲兩個部份。寫於回國前的《暴虎辭》、《黃河與揚子江對話》、《前進曲》、《哀時古調》四首，雖然不乏

反抗精神，但詩人還處在苦悶徬徨的階段，因而內容顯得有些空泛，缺乏深刻的感人力量，只能算是《星空》時期的作品；寫於回國以後的十首，則因爲詩人已經受到蘇聯的影響，開始擺脫內心的苦悶，其作品內容與《星空》迥然不同。《前茅》時期，當時是繼省港海員罷工併取得勝利之後，京漢鐵路「二七」罷工等出現高潮，郭沫若的「青春的時代再來」，「自由的時代再來」等反映他受到了極大的鼓舞。郭沫若決心擺脫《星空》中的那種「低迴的情緒」，和民衆一道，向着革命的道路迅跑！（未完待續）

聖文 叢書 黃沙碧血戰新疆 全一冊

郭 歧 將 軍 著

定價新台幣 一八〇元

本書爲抗日名將、前任國立台灣大學軍訓總教官，台灣省議會議員，現在比利時布魯賽爾傳授中國國術的郭歧將軍繼「南京大屠殺」之後又一部精心力作，要目有：死而復活似有天意。蘇俄對新疆的謀略。德蘇異勢史魯翻臉。俄人毒狼埋雷阻撓。空中烏瞰雪封山河。嚴寒之下凍成殘廢。大坂城痛殲蘇俄軍。平沙萬里車行如矢。移防指揮發生歧見。歐戰局勢影響新疆。隻身赴任西出陽關。精河空城狗也可憐。平沙細流構工困難。沙場喋血全團犧牲。死去活來力疾脫走。天馬突至再闖虎口。夜飲馬血臨淵照影。電話中斷情勢有變。敵人焚橋我軍搶渡。百餘孤軍絕地噩夢。無定河邊白骨遍野。狼嚎狗吠大野恐怖。一覺醒來已成俘虜。攻心之戰唇槍舌劍。空襲叛軍打開僵局。張治中玩和談花樣。主義之爭抗戰之辯。受難英雄冷落待遇。假借和談獨自貪功。涼州道上已近故鄉。戰犯審判返京作證。附錄：丁慰慈「血淚山河新疆行」，李郁塘「馬仲英魂斷莫斯科」，「楊增新才大識遠」等編，喬家才博士、張大軍教授作序，老五宋字，二十五開本，二百七十餘頁，定價新台幣一百八十元，八折優待中外訂戶祇收一四四元，請將書款交郵政劃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二號聖文書局，立即寄書。